

台灣近代史中被遺漏的一頁——二二八事件與和平

臺大牙醫專業學院 韓良俊榮譽教授

政大教育系教授鄭同僚在他所著《案山里100號》一書的後記中寫道：「一人一家，來寫台灣現代史 目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家，應該和我父母一樣，都是親逢二二八及政權轉換的當事人。請大家盡快、盡可能進行身邊老人家的口述歷史訪談，了解當時人們的切身經驗，並留下影音或文字記錄。—P.264；回首自己家人的史詩，每個人都會從這過程中覺得自己是獨特的，因而也是有尊嚴的人。這樣連結著自己家族歷史的人，就是保證會在民主社會中，珍惜自己，並勇於表達自己的公民了。」—P.266

因此，我也要先引用先父韓石泉醫師在他的《六十回憶》中提到的一段：「光復後使余感覺驚異者，隨身攜槍之士兵警員特多，因此時肇事端，如士兵與警員衝突、民眾與警員衝突、法警與警局衝突，甚至夫妻口角亦拔槍示威，至於嫌疑犯拒捕遭擊斃者，時有所聞，此實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導火線；余曾於第二次省參議會大會，提出「非依法不能攜帶槍械案」，惜未獲負責當局重視，良深感慨。」(摘自韓石泉原著、韓良俊編註：《六十回憶》修訂第三版，p.180)

在本文中，我想強調的是1947年發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後，事隔四十年，方始有人重提和平，如：1987年2月13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呼籲公佈真相、平反冤屈，展開二二八平反運動。1989年1月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和長老教會等團體，共同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1991年8月3日二二八關懷聯合會成立，為第一個受難者家屬的組織。提出「公開真相、道歉賠償、設紀念館、設二二八和平日為國定紀念日，設二二八基金會為教育等用途，以免使歷史重演」等五項訴求。1996年2月28日台北新公園改為二二八和平公園。

其實，最早倡導並實踐和平的歷史性時刻是在「3月4日上午八時」，韓石泉再到侯兄家，適遇張參議員壽齡在座，請黃議長參加，決定「不流血、不擴大...」之處理方針，託林占鰲兄去請李國澤兄負責勸導學生，切勿輕舉妄動。當時在台南有盛名的台南興文齋書局負責人林占鰲先生回憶道：「當所謂臺灣

『二二八』的不幸事件之發生，最令人心痛之時，你(按，指韓石泉)身為黨務指導負責人，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拯救台南市；以殉教者的態度，勇於負責，與侯全成先生等人共同善為處理，得能化危為安，使南市早日恢復安定，而你自己卻反而受了不少的誤會，但你還是忍耐到底，以息事寧人。」

而另外也是當時的台南名律師沈榮也寫道：「民國卅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台北突然發生一意外事件，……三月三日本市亦受其波浪所及，發生騷動，氣氛至為緊張。當時韓先生係台南市黨務指導員，又兼台灣省參議員（本市唯一人），且其德高望重，市長卓高煊先生認為『此公不出，蒼生奈何！』懇請其出為協助維持和平，韓先生義不容辭，乃提出四大原則……。韓先生提出之四大原則，合乎溫和、正當，民眾及政府之利益、威信，均有兼顧；但當時之極端份子，卻以為無能、柔弱，表示不滿。於平靜之後，地方當局未能理解中央之德意，而檢舉很多人士，對韓先生亦欲索取自白書以便核辦，韓先生不僅嚴詞峻拒，並為被控人士設法營救。其為國家、民族、正義、合理，不怕權勢之真面目，由此可見。」

第三位證人是侯全成先生(內科醫師，當時的台南市議員，後曾出任省府委員、嘉義縣官派縣長)，他說：「先生之處事也，平時行忠恕之道，守其常經。若遭變故，更能發揮智、仁、勇通權達變，以安閭閻，故常獲致莫大之成果。『二二八』之亂，波及南市，人心惶惶，社會騷動，先生與全成共謀靖難，某日之朝，群眾聚集於市議會大禮堂，聽候解決，至時應約而來者，惟先生與李君國澤及全成三人已耳。越時聚集亦眾，群情盲動，聲勢濤濤，先生乃曰：應禱告上帝，許否負此十字架？遂齊跪禱告，祈求上帝默示：旋經表示意見，我三人果相同。於是決以贖罪之心，置生命於不顧，出而宣導於眾，中經甚多之周折與艱險，幸賴上帝保佑，及所賜偉力，以背負十字架精神之感召，卒使南市安堵無事，為全省之冠。先生領導之功，實不可沒；此段秘史，終不能任其無聞也。」

這些實際的成果，從下表中也可看出，台南市夾在北嘉義(死1000多人)、南高雄(死3000人)之中間，其死傷幸而僅100-200人，明顯低很多，大家不妨想想，何能至此？

比較台灣主要各縣市在二二八事件中之傷亡情形

	公務人員死傷人數 (一引自李筱峰： 《解讀二二八》， 1998，p.193-194)	臺胞被屠殺人數， 1947.3.8.~16 (一同左，p.195，根據 〈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 灣事件報告書〉1947.4.12. 所提估計)	受難菁英 (一引自《二二八事件責任 歸屬研究報告》， p.83~84)
台北市	死亡33，失蹤7；受 傷866 (台北縣受傷5人)	約2000+人 (淡水1000人)	宋斐如、李仁貴、施江南、 徐春卿、陳屋、黃朝生、李 瑞漢、林茂生、林旭屏、陳 炘、王添丁、吳金鍊、陳復 志、王育霖
基隆市	死亡153	約2000+人	楊元丁
新竹市	死亡14	100-200	
桃園縣		各100-200人不等	
苗栗縣			
台中市	死亡56 (台中縣：外省公務 員被毆傷者26人)	100-200人	林連宗
彰化市	死亡7		
嘉義市	死亡69	1000+人	陳澄波、張榮宗、潘木枝、 盧鈞欽、
台南市	死亡48 (台南縣：被傷8 人)	100-200人	湯德章
高雄市	死亡39 (高雄縣：死傷11 人)	約3000人	王石定、黃賜、蕭朝金(岡 山)
屏東市	死亡33		葉秋木、阮朝日
		總數：10,000人以上 (重輕傷者合計，至少 30,000人以上)	
其他縣 市受難 菁英			黃媽典(南縣)、吳鴻麒 (高等法院推事)、郭章恒 (宜)、許錫謙(花)、張 七郎(花)

製表：韓良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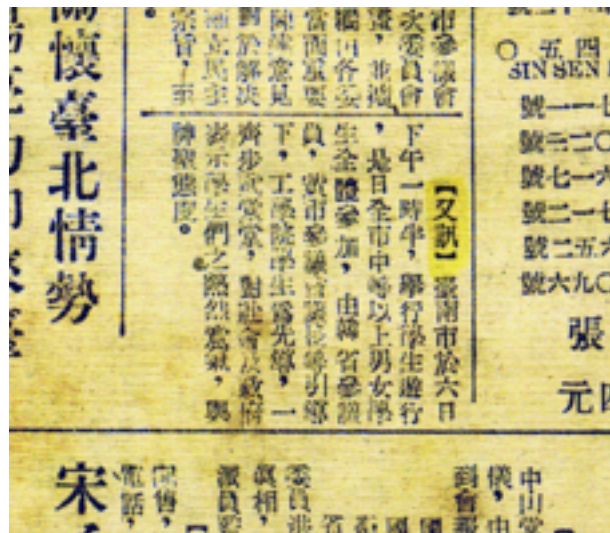
因此，這「不流血、不擴大……」的處理方針，是韓石泉、侯全成、張壽齡、黃百祿、林占鰲、李國澤等人商議決定的真正「和平方針」。在今日大家提到二二八就聯想「和平」，如「二二八和平日」、「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二二八和平公園」等；奇怪的是，至今談到二二八相關歷史的人士，竟然反而都未注意到此一史實，甚至韓石泉、侯全成等還因此被激進民眾認為「過於軟弱」，而政府方面也不諒解他們太為人民設想，結果是兩邊皆不討好，而備受誤解、委曲。現在既然各方都強調、重視「和平」，歷史學家及有識之士是否該將「1947年3月4日上午8時」這一時刻，肯定為在二二八事件中「最早倡導並實踐和平的歷史性時刻」，而還其遲來的公道？

台南市另一難能可貴的成就是：「3月6日下午二時，本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要求無武裝遊行，得項總台長許可，以不接近通過軍事區域為條件，並由余與黃議長、李國澤兄維持秩序。本市中等學校以上男女數千人，手持「擁護國民政府」、「確定民主政治」、「改革本省腐敗政治」、「促進地方自治之實施」、「建設新台灣」等標語之紙旗，高呼口號，以整齊秩序，遊行市內大路，情緒甚為熱烈，幸無發生意外事件，此為一因勢利導之辦法。」—韓石泉：《六十回憶》修訂第三版，p.188

對於這極為難能的「台灣史上第一次和平理性、圓滿達成的學生遊行」，1947年3月7日的《台灣新生報》有如下的報導：[又訊]臺南市於六日下午一時半，舉行學生遊行，是日全市中等以上男女學生全體參加，由韓省參議員，黃市參議會議長等引導下，工學院學生為先導，一齊步武堂堂，對社會及政府表示學生們之熱烈意氣，與神聖態度。

[註1]：他們在遊行中手持的標語，以當年時、空之言論限制尺度而言，既敏感、又大膽敢言，...雖然如此，最後幸賴韓石泉省參議員、黃百祿議長等和平誘導、維持秩序、因勢利導之功，在市內走完全程後，終告和平落幕，沒有發生任何暴力衝突。

以上的《台灣新生報》「又訊」，是臺灣史上第一次，學生上街頭和平理性地遊行成功之最原始、真實紀錄。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雖然是為維持和平出面交涉，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實際上也是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看下面嘉義的例子即可明瞭：著名畫家、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鈞欽、柯麟等人，因赴嘉義水上機場交涉和平事宜卻遭逮捕，且於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決。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於事件中勸阻青年人抗爭行動，竟遭士兵逮捕，受到酷刑屠殺。特別是其中那位盧鈞欽先生，他在罹難前一天，曾寫一封極為悲壯、感人的信：

「我親愛的妻子啊

明天終於要到彼世了。今世讓你這般辛苦，很感謝！來世一定回報。只是擔心孩子們的事情，也請告知滄海……

人就是會死的東西。無論如何請堅強地為小孩活下去。我將在彼世保佑你們的健康！……只是最遺憾的是，無法對你竭盡充分的愛！但是如果是宿緣，實在沒辦法。腦海裡懷抱著你可愛的身影，我微笑地離開此世。……

我之所以不逃亡，是為了你的原故，是為了小孩的原故！說不定是愚蠢的，但愛超越一切！——

……

懷著此身已然逝去的心情，我說：

有你這樣好的妻子比什麼

都滿足。再會了——

千萬不要哭喔！

從今以後(原文為“それから”)

你的鈞欽」

(這是盧鈞欽於獄中給妻子林秀媚的最後一封信節錄，原信係以日文所寫)

在如此艱難、危險的狀況之下，韓石泉等人仍堅守和平，與軍方進行交涉，並有所成，如—3月4日下午七時，韓石泉與黃議長等再到憲兵營成立七項辦法：一、國軍應歸返原駐營房。二、為本事件解決不再增加駐軍。三、治安問題由參議會憲警負責，立即恢復原狀，學生、民眾立即各安原業。四、外省人之生命財產，今後由市民共同保障，外省人與本省人均應互相尊重。五、民間所取武器、財物，悉交參議會送還原有機關。六、今後如無軌外行動，准其既往不究。七、失業與糧食問題政府應謀有效解決《六十回憶》修訂第三版,p.185-186)。

最後，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倪重華先生，在《台灣民主高峰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紀念特展》所寫的序〈從二二八處委會看二二八歷史〉一文中寫道：「本書首次刊載了臺南處委會主委韓石泉後人之口述歷史(註2)，讓我們瞭解臺南以和平為原則的折衝與堅持，在表達訴求之外也讓傷亡降至最低，而藉由不同面向的史實紀錄之補充，以及倖免於難者的角度來審視，也將有助於臺灣社會對此一歷史事件更深入的探討與思索。……在訊息傳到各地後，嘉義在水上機場爆發了武裝對抗，但在台南的示威遊行則能和平落幕。」



這一篇序及本書，可算是官方的文書中，第一次提及並肯定台南市以及二二八處委會台南市分會主委韓石泉及各委員共同努力所達成的和平大成就，是極為珍貴的一份文獻，它也補上了台灣近代史中，長久被遺漏的重要的一頁，值得關心二二八事件真相的人士及時加以細讀、重視。

[註2]：紀錄片訪談錄大綱— 受訪者：韓良俊

- .問題1：請介紹韓石泉醫師在二二八處委會臺南分會裡的角色？他的理念與臺灣民主發展的關係？
- .問題2：說明二二八處委會台南分會成立經過及事件和平處理原則
- .問題3：談一談韓石泉醫師的『和平』理念
- .問題4：作為後代，您認為今後臺灣的民主發展，應如何從此一事件中學習教訓？
- .問題5：前述的和平原則，是如何在二二八處委會臺南分會的討論中通過的？過程中是否發生意見分歧與爭執？
- .問題6：除了臺南市之外，他那時候有去別的縣市推廣他的和平理念嗎？
- .問題7：同樣作為與政府談判的民眾代表，相較於其他遭逮捕處決的受難者，您父親最終得以倖免的可能原因是什麼？

[註3]：《台灣民主高峰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特展》一書，醫學院圖書分館及校總區總圖書館皆藏有。